

阿勒泰何以火爆出圈?

功绩社会的一首清新散文诗

一部电视剧《我的阿勒泰》，让阿勒泰“火”出了圈。

据新闻报道，近期该剧同名散文集《我的阿勒泰》订单火爆，新疆阿勒泰地区旅游因此升温。

阿勒泰的出圈并非个例。如同此前《狂飙》《隐秘的角落》带火了江门、湛江两座广东小城，《人世间》《漫长的季节》让东北悲欢重回大众视野，《繁花》打开亲近魔都的新视角……地域正以其自带的独特审美风格赋能文学和影视创作，也受益于影视剧的热播随之走红。

细究“阿勒泰们”何以出圈，牵连着文学与影视创作的种种话题，影视改编的成功密码是什么？地域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怎样的内核？影视与文学怎样共生共赢？现代快报记者就此展开了采访。

现代快报/现代+记者 陈曦 王凡



《我的阿勒泰》
李娟 著
花城出版社



《我的阿勒泰》剧照 图片来自电视剧官方微博

散文改编的密钥

《我的阿勒泰》改编自作家李娟的同名散文集，自2010年出版以来，这本书多次再版，深受读者喜爱。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、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电影产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春表示，散文改编影视作品并不容易，和强戏剧冲突的小说相比，散文强调叙述人主体意识的表达，内容和结构都更为松散。越是优秀的散文，越具有难以复制的文学气质。想要以电视剧的视听语言整体性地再现李娟散文的神韵，可以选择遵从原著，也可以从原著撷取不同内容元素，绣花般重新组织情节。

《我的阿勒泰》选择了第二种策略，除了保留原著中的“我”（剧中李文秀）、妈妈和姥姥（剧中奶奶）三代女性，还增加了巴太、托肯、苏力坦等鲜活的人物角色。一方面明晰了叙述人李文秀的外来者身份和自我成长经历，增加了母女二人的情感线，另一方面设置苏力坦一家祖孙三代作为对照，通过不同民族、性别、年龄的角色的不同选择，增强原著隐含的对于文明冲突、代际冲突、性别权利的内在焦虑。该剧导演滕丛丛说，最吸引她将李娟原著改编成影视作品的就是“李娟对世界独特的观察角度和感知力”。

“《我的阿勒泰》火爆，对于中国的电视产业具有引导性。”刘春说，中国迷你剧的生产目前还处在起步阶段，之前主要是一些网

络平台的自制剧，但是这次在央视首播，而且进入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，获得国际国内主流媒体的关注和认可，对于整个电视行业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。

谈及该剧改编成功的重要因素，作家韩松落觉得，虽然电视剧的主干情节和很多成长故事比较接近，但是细节用得特别好，所以看过原著的人，再去看电视剧，会有种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觉，很多场景和细节原著里有，但主干情节又是重新生成的，且并不违和。比如巴太的哥哥去世后，嫂子托肯执意要改嫁，但巴太的父亲不同意。父亲甚至要求巴太依照当地的习俗，与嫂子一起生活，共同抚养哥哥的两个孩子。巴太不同意，他跟嫂子说会去劝说父亲，托肯无奈冷笑一下，“你说了算吗？这不是爸爸说了算……男人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我们女人要做饭、洗衣服，还要看孩子，想出去一趟都没有时间。我跟你哥说过很多次，去小卖部给我买搓衣板，直到死也没带回来。”

剧中，马伊琍饰演的张凤侠的生活态度被认为是这部剧的灵魂。韩松落列举了剧里的很多金句，比如“生你下来不是为了让你服务别人的”，“都四十好几的人了，成长空间确实有限”，其实李娟原著里未必有这些句子，应该是编剧考虑到了现在人们的心理状况加进去的。这些改编其实都呼应着人们逃离当下、放飞自我的愿望。

说到底，任何一部能打动人的

文艺作品，最关键的还是因为讲述的故事中有对“人”的关怀。《漫长的季节》里有人命运、人的情义，《隐秘的角落》有对单亲孩子的关注，《狂飙》是每个普通人向公平正义发出的呼喊。

阿勒泰真正的“治愈”力量

“我被狠狠地治愈了。”这是很多观众看了《我的阿勒泰》后的观后感。毋庸置疑，《我的阿勒泰》的出圈，与阿勒泰这方远离尘嚣的风土有关。

年轻人为何向往阿勒泰？作家韩松落分析，这十几年，中国人一直处于旅游热中，到这两年达到了顶峰。这个时候出现一部关于“诗和远方”的作品，势必会成为热点题材。“我们用几十年时间，完成别的国家在一两百年里完成的任务，竞争激烈到白热化。年轻人热衷于逃离城市、弃绝成年，去寻找尚未被城市化的最后的桃花源。”

在刘春看来，这部剧恰好呼应了我们这个时代青年观众的情感需求。对于被“内卷”逼迫到每时每刻想要躺平的打工人而言，这样一种出现在异质文化空间的美好故事非常治愈。这种治愈是多层面的。在物理层面上，远方的风景、异域的风光与钢筋水泥大都市的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；在精神层面上，哈萨克族人“不可以把自家放养的牲畜作为商品出售牟取额外利益”这一古老礼俗背后，体现了与现代社会商业逻辑和功利主义截然不同的世界

观；在情感层面上，不管是妈妈张凤侠对于爱情的好聚好散、收放自如，还是李文秀和巴太之间的没有任何功利色彩的爱情，在一个诸多年轻人质疑爱情、更看重自我成长的媒体语境下，颇具“童话”色彩。

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认为，当下社会是一个功绩社会。功绩主体在没有“他者”监督和强迫的前提下，不断趋向自我剥削，一旦脱离自我优化的评价框架，就会陷入被主流系统甩出的失序焦虑。在刘春看来，无论散文集还是电视剧，《我的阿勒泰》真正的“治愈”力量，就在于大胆提出了对这一运作机制的拒绝，以生命本初的价值和全身心投入的生活体验对抗自我优化的幻觉。“一旦跳出评价体系，根本不需要治愈，又何来治愈效果的需求。”就像张凤侠说：“你看看这个草原上树啊、草啊，有人吃，有人用，便叫有用。要是没有人用，它就那么呆在草原上也很好嘛，自由自在的嘛。”

地域赋能文学和影视创作

不止于《我的阿勒泰》带火阿勒泰，此前《狂飙》《隐秘的角落》带火了江门、湛江两座广东小城，《人世间》《漫长的季节》让东北悲欢重回大众视野，《繁花》打开亲近魔都的新视角……文学中的地域正成为赋能影视改编的内核。

刘春表示，与现在很多作品会出现悬浮感，缺乏生活实感，职业剧里大家在莫名其妙地谈恋爱，大量同质化的古偶仙侠剧也让人产生审美疲劳不同，地域剧的适时出现，跟我们日常庸常的生活形成差异和对比。

在韩松落看来，当下的影视改编越来越多地聚焦地域性，与中国城市化的狂飙突进密切相关。这二十年，中国城镇化率飞速增加，但因为所有的城市都是这一时期完成建设，这也导致大家对城市化所带来的越来越一致的城市风貌、建筑风格千篇一律感到疲倦，由此也激发出人们的一种需求，想看一看异质环境下人们是如何生活的。

布罗代尔说“没有地理就没有历史”，韩松落认为还可以加上心理的因素。“‘没有地理就没有历史’，也可以说‘没有历史就没有心理’‘没有心理就没有地理’。地理、历史、心理，像互动三角形一样，关系特别紧密。像《人世间》《漫长的季节》《繁花》这些爆款剧，不光有地理的维度，也有历史和心理的维度。这些电视剧真正的内核是历史、地理和心理的三角关系。”

“人们一般都说，一个地方的环境和地域文化孕育了一个艺术作品，其实反过来说，艺术也是对地方的发现和塑造。”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汪政表示，“我经常说这句话，没有狄更斯就没有伦敦，没有雨果就没有巴黎，没有川端康成就没有伊豆，没有老舍就没有北平，没有张爱玲、茅盾、周而复、王安忆没有上海，没有叶兆言就没有南京，没有欧阳山就没有广州，没有沙丁、艾芜就没有成都……”地方实际上是文学艺术塑造出来的，阿勒泰是文学家们和影视艺术家们联手打造的阿勒泰，接下来将有好多人带着影视剧和李娟作品里的阿勒泰去寻找阿勒泰，用审美的攻略代替旅游攻略。

影视是靠文学“养”出来的

那么，《我的阿勒泰》的出圈，可以给创作者们带来怎样的启示？

在汪政看来，《我的阿勒泰》的出圈很令人惊喜，也更加说明了一切艺术的优劣从本质上看就是文学品质的高下。“因为人是用语言跟世界打交道的，语言之外再无他物，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，所以文学性在本质上决定了一切艺术的优劣高下。”

汪政认为，文学、影视、影视改编是三种不同的艺术。真正能够同时把文学和影视两方面都做得很好的作家不是很多的。像梁晓声是一位。他在写《人世间》的时候，其实他表达出来是用文学的方式，但其实是两轨制，文学里面就藏着一部电视剧。也正因为他是内行的人，所以对于影视剧的改编是很放手的，他甚至没有看过剧本。

但是更多的作家，往往会处理不好文学和影视之间的关系，而《我的阿勒泰》无疑给我们开辟了一个很广阔的道路。“不仅仅是小说，包括报告文学、纪实文学、散文乃至诗歌，里面都能发现影视元素，都可以改编。不要拿现在走红的那些电视剧的所谓成功的模式照搬去搞文学创作，老是在自己熟悉的题材里面打圈子，就紧紧盯着那些戏剧冲突，那些市场的东西，拼命地往影视剧上面去靠，这样就把从文学里面寻找影视元素的路走窄了，既伤影视，又伤文学。”汪政分析，像《我的阿勒泰》的导演和影视改编者，一定是从李娟的文学作品里面看到了一个比较深刻的、异质的内容，而不是看到浅层次的影视剧的元素，是被一部作品的文学的气息所吸引，并且也不会让改编破坏这种文学气息。该剧受纪实风格的影响，故事性不强，日常性很突出，刻意地拉短艺术与日常之间的距离，引领了影视剧的审美风尚。就此汪政认为，不论是文学创作、影视创作，还是影视改编，都要创新，拓展自己的领域，但文学还是文学，影视还是影视，越是坚持各自的审美道路，中间地带才会越宽广，创新的可能性才会越大。

汪政谈到，现在有一种观点甚至潮流，就是影视优先，文学要为影视服务，这其实对文学伤害很大。为了自己作品的可改性，他们的创作就剩下两样，叙述与人物对话，许多小说一看就是一副影视剧腔。这些创作不是为了文学而是为了影视而来，有的甚至反了过来，先有影视作品，再从影视改为文学，这样的作品，从文学的角度来说，真是没有多少“可看性”。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，文学显然是第一性的，在诸多文艺种类中，文学是第一生产力。就像张艺谋当初的成功，是从文学改编开始，这个过程使他增强了文学性，相对于那些粗糙的、只把电影理解成电影的导演，多了文学的加持。

“对文学的影视改编要顺势而为，不能拔苗助长，急功近利。狄更斯、托尔斯泰、雨果、大仲马都不曾考虑过影视，但这不妨碍他们的作品被改编，而且一改即成经典。文学与影视的关系不是对应和对等的，而是源与流的关系，只有文学繁荣了，有了好的文学氛围，有了好的作品，有了好的读者，才有了好的影视。影视是靠文学‘养’出来的。”汪政总结道。